

恕
谷
後
集
三



集 後 谷 恕

(三)

著 校 堪 辰 李 馮

王雲五主編
叢書集成初編

恕谷後集
三冊

中華民國二十五年十二月初版

翁

著者

李

堪

校者

馮

辰

發行人

王

上海河南路

五

印刷所

商

上海河南路

館

發行所

商

上海及各埠

館

恕谷後集卷十

留別長安諸子

予易未有傳。得足下如獲拱璧。象爻既悉。著撰通微。於易可幾彬彬矣。以高尙之守。研四聖之遺。天子不得臣。諸侯不得友。豈非今之超武絕倫者哉。萬望推衍。慎勿苟安。右尙孚。

昨語足下曰。儉用節費。存心卻冗。又舉顏先生語曰。千萬人中不見有己。千萬人中不忘有己。足下皆然之。然見己亦忘己也。學者果能卓然奮立。以我爲天下萬世必不可少之人。無窮無達。致和致中。自刻刻性命作主。自不與僉父鬪圭露角。故曰見己亦忘己也。至於足下躬歷行伍。加意弢鈴。已得六七。其二三機祕。持之不懈。必有進焉。右繩其。

足下自勘白傲。然鄙言衝撞如雷霆。能折而服。吾固知其非傲也。特雷霆不可常有。務使微風一扇。譟然卽解。則觸處收益矣。願任樂學。且能製器。鄙心甚慰。又思別後。恐有誤認者。宜察也。足下欲將關雎等詩。譜入琴瑟簫箏。必先精究七始四清元聲。乃可諧器審調。若本源未瑩。而但取髣髴其字聲以爲得之。則捫盤叩簫。究非日月。鄭世子何嘗不以三百之篇。譜於樂器。而於宮商竟千里而遙也。樂錄諸書。乞伐毛洗髓而考試之。右聖居。

子志爲聖賢豪傑。憤而銳。可愛可敬。但時而昏惰則忘。愧勵則助。忽急忽緩。難以馴致。孟子曰。君子所性。

大行不加窮居不損。必也敬以直內。使心如天地之廣大。日月之精明。則根深生色。无往不可自得。而子強捉不能。遂欲以空忘致之。非也。閱歷世故人情。愈熱愈透。務使人與事當前立解。而子欲以讀書記誦致之。又非也。心性濬。世情悉。自能易紛而一。易鈍而敏。若夫佳兵不祥。曲臺可立現。佐刑名卽爲學問。故君子不違其材。不出其位。右長舉。

聞蘭協鎮調河州。足下欲歸。此甚不可。男子生而志四方。況交須始終也。僕今東歸矣。平書望足下推明補苴之。若有成萬世功也。王崑繩曰。排除之斬斬明明。修治之蕩蕩平平。陳列之齊齊整整。陶成之肅肅。雖雖有味乎其言之也。金風西寄。悵矣懷人。右潛士。

前妄言相贈已悉。不出謹言。慎行而已。然勿認予言爲退縮也。人必根柢立定。不然。任其氣質。見事風生。忽爾回車。索然氣盡。無當也。右子丕。

富平贈言

自與吾友西來富平。交情日厚。敬吾友如拱璧。愛吾友如自愛。其心胥爲不廢蓺。非僅禮貌之敬也。今吾友仁心仁政。旁羅洋溢。爲吾黨光。鄙人以省親將行。慘然頓如遠別。因書警語。并以自鑒。以代面談。

一戒高興。杜工部云。入門高興發。謂山林之致也。至于處世事。則斷斷勿用之。

應酬之言勿過文。恐人不醒也。勿俗俚。恐人不威也。欲簡而明。恭而禮。敘事之言須有扼要。有平鋪。有收結。有輕重繁簡。令人聽之瞭然。

怒責人勿高興。已怒也。再爲存想。將行刑也。再爲擬議。勿任性氣。致一發而難收。用財勿高興。漢高以黃金四十斤與陳平。不問其出入。韓昭侯一敝袴不以與人。皆英雄之宏圖也。若漫然用財。不擇當否。雖費无功。

施仁政勿高興。如水利農桑武備諸政。吾友念念不忘。誠民之父母也。然須酌量時可以爲。力可以爲。乃出號令。不然言之不能行之。則无以取信於民。卽行而鹵莽滅裂。不克有成。或興利而反以貽害。又爲不可。

愛人勿高興。其人可愛也。徐而察之。平心而觀之。漸漸任用。以盡其材。不得一時相投。輒驚喜非常。過分相加。苟非真才。反以壞之。或吾用情難繼。後反致怨。推之禮上司。待朋友。皆當知此。

一戒驕奢

吾友謙恭下士。衣食朴儉。可謂富貴中特立者。然吾昨語田公子曰。貴不期驕。富不學侈。言貴則自驕。非必有心也。富則自奢。不學而能也。車馬服御。齋予支費。須損之又損。甯樸勿華。甯陋勿豪。庫銀不可動。假貸不可行。何者。輕用己財。卽輕用民之膏脂也。不然。於何出辦。至於僕役盛糴。從者如雲。以爲氣勢。此今日富貴人陋習。況吾友愛民如子。衆志成城。何人不擁護如父母者。無事綱紀之紛紛也。

一戒緩慢

吾友近日涵養氣質。甚見和平。吾愛之重之。然勿以怠緩爲和。以放弛爲平。如與人財也。可與則速與之。不可則斷以无有。買人物也。用則卽給之價。不用則卽還其物。皆不可曠日留難。此雖小事。易失人心。餘如此推之。

一戒矜張

我輩居官。立志爲聖賢。出政效帝王。皆分內也。無事矜張。設我少有矜張之意。必來諛誦之口。來諛誦之口。必有假此中我。以射利亂政者矣。且我善政異人。卽不矜張。人尙以矜張加之。以致上司不快。同僚嫉妒。非小故也。而況矜張好諛乎。且作大事者。量如滄海。度如山嶽。小善小勞。沾沾自喜。何以圖大。一戒近小人。

小人貢諛以中我射利。或陽奉我。陰違我。或假相契合以探我。我愛其熟軟。喜其伶俐。比其夤緣及後。遠之不能。近之立禍。可畏也。且卽同官同輩。無所覬覦於我者。但係小人。卽不樂人爲君子。歡我以嬉笑。引我以晏遊。拉我以聲色。必致我壞其心。乃快。學者於此。不能壁立千仞。終溷泥塗。

一戒小術

至誠之道。可格幽明。此仁術至術也。若詭道。則但可用於兵旅。今日殺敵。明日奏愾。至於家人父子朋友。僕从吏卒。民人。一毫術譎。不可用也。此用之。彼露之。前用之。後必難復之。使人疑我備我。壞事實多。

一 戒奇異

孔子曰中庸不可能也。仁心仁政至平至易。卽至奇至變平地成天。皆在其內。若假鬼神好元虛說夢幻。不惟无益。且啓人疑。致人輕。甚不必也。至於講六壬奇門。南宮劍客。皆殺身禍世。塗炭生民之人也。萬勿誤以爲正術而近之。

一 好學問

兵農禮樂欲爲一事。必涉其藩籬。入其闔奧。有法有略。有謨有爲。若但虛志而不實研。臨事未有不爲田父之給者。

一 貴閑暇

庸人之閒暇。怠也。英雄之閒暇。靜也。善作事者。常使精神餘於事。不使事餘於精神。苟好勝喜多。以致茫亂。事必有誤。名將受損。曹公意思安閑。如不欲戰。孔明所以稱殊絕也。

一 貴有恆

吾友愛民之心。吾敬之。理政之才。吾愛之。再益以沈潛細密。喜怒不形。得失不驚。有始有卒。則生民之幸矣。萬勿始敏而後怠。萬勿始儉而後奢。萬勿始小心而後放肆。萬勿始虛受而後剛愎。

附呈恕谷日譜數條

待以恩者有過則責之。以使勿縱。制以法者。允服則寬之。以使不怨。

范曄勸曹操取蜀。操不從。居七日。操又問曄曰。今已小定。未可擊也。天下事變於呼吸。如此狐疑遲鈍。安有濟乎。

作大事者勿喜而喜。勿怒而怒。勿有事而有事。亞夫軍中夜驚。堅臥不動。有以也。

御馬之難也。所向无空闊。真堪託死生。安可得哉。馬前輓也。坐後以息之。馬善驚也。謹轡以防之。人曰。馬无跡弛。而不知御者之苦也。用人如之。

下之人忤我。勿輕怒。恐彼有冤。或才可取也。上之人獎我。勿輕喜。恐伊漫言。或計相籠也。倖進者无功。欲速者多躓。矜長者易於見短。好諛者必受其愚。

屠牛者不屑搏鼠。搏鼠者必不能屠牛。

用財有度。爲善亦有度。用財无度。則費不可支。爲善无度。則墜不能行。

智深勇沈。知人知己。豪傑之善物也。人不自知。餘无可問者。

事雖易斷。而必思。事既經思。則必斷。

聽言欲盡其底蘊。故曰好問好察。曰集思廣益。若聞言而不詳質。己見若何。人意若何。可行可違。如何措施。漫然卽行。以致錯誤。或漫應之。不行之。則言而无益。人將結舌。與不聽言同。每日向晦燕息。返勘已行之事。平旦未起。酌量將行之事。居官之要法也。

示素存永言兄弟

青山刺史以阿咸阿戎謬從予遊。所謂問道於盲也。座中青山誠及衣食奢侈。予因感奢侈爲今日急症。聊一言之。

孟子曰。口味目色四肢安逸。性也。君子不謂性也。何者。必甘脆而腹始快。其人必无心。必羅紈而體乃適。其人必无身心之大美奇珍。苟具何事甘肥。身不宗廟百官館立。何須羅紈。故曰飽乎仁義。令聞廣譽。不顧人之膏粱文繡也。且世之願膏粱文繡者。非必爲快腹適體也。大約門面累之。筵不羅列。服不鮮粲。瞻觀旁人。未免忸怩。嗟乎。是爲他人食衣也。可擲揄矣。而其苦遂莫大於是。衣食爭勝。強力不及。至於稱貸交謫。困窮飲痛。始假服御爲盛氣。繼因狼狽而縮首。遂愁歎而死亡者。比比也。愚哉。

以衣食驕奢。則所以稱之者。原無涯也。必且美宮室。必且驕妻妾。必且飾輿從。必且斥燕樂。必且盛供張。玩好。每見部堂開府私積百萬。解綬數年。子孫奴乞。此有目者所共覩也。而弗戒諸。

然則宰相之臥布被。溫公稱賢司徒之妻曳柴。王良志美。可以師矣。今世去古。人心不遠。出爲廉宦。居爲正人。食用儉素。稱者必夥。何事取悅二三執袴爲浮靡也。

然而儉素非貪吝。不可不辨。原憲鶉衣百結。而於結駟聯騎。卻之若浼。晏子豚肩不掩豆。澣衣濯冠以朝。而父之黨无徒行者。母之黨无徒食者。妻之黨无飢寒者。齊國之士待而舉火者七十餘家。貧則不苟取。不妄用。富則豐於待人。約於處己。中庸之道也。

答三弟益溪問舊說居喪廢宗廟祭

古人未嘗廢也。按曾子問孔子。聞諸老聃曰。天子崩。國君薨。祝取羣廟之主而藏諸祖廟。以葬前不祭。且象祖考聚憂也。卒哭成事。而後主各反其廟。以卒哭喪事成。行祔祭。且後此行四時祭。故主各反廟也。若四時之祭。三年不行。則主何必各反其廟。且祔后羣廟。主仍當聚藏祖廟矣。而不然也。是卽主之反廟。不可爲葬後不廢常祭之證歟。

且古人實事可驗。非僅空文。春秋襄公十五年十二月。晉侯周卒。十六年春。葬晉悼公。平公卽位。羊舌肸爲傅。改服修官。烝於曲沃。會于溴梁。襄二十二年。晉人徵朝于鄭。鄭公孫僑云。溴梁之明年。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。見于嘗酎。與執膳焉。是葬後小祥後俱行四時祭矣。叔向子產稱知禮者。必非妄行妄言也。況以情事揆之。无廢嘗祭者。葬後冠衰履皆有受矣。腰麻變爲葛矣。虞變喪奠而爲祭矣。祔不稱哀子而稱孝子矣。故三虞卒哭之祭。稱成事。謂喪事成於此也。謂常祭之禮於此始可成也。喪服小記曰。虞杖不入室。祔杖不升堂。儀禮虞祭主人酹尸。尸酹主人。主人坐祭卒爵。皆漸近吉禮。以神道接先人。至祔則竟合食祖廟矣。後此則哀愈殺。而反謂廢祖廟食乎。春秋傳曰。禮卒哭而祔。祔而作主。特祀於寢。烝嘗禘於廟。杜預謂如朔奠小祥大祥之特祀。則於几筵。宗廟四時常祭則如舊。釋例是之。不可以杜氏不能助晉武終喪。並此言廢之也。

而杜氏之解。猶未盡合也。特祀於寢。謂專祀新死者。則主在寢。因以祀也。然嘗禘於廟。謂遇烝嘗禘祭。則

請主入廟與祖合食。毛河右經間所謂仍奉主祔之祖旁是也。杜氏乃謂四時常禮如舊。三年喪畢又大禘。乃皆同於吉。似烝嘗於廟無新主者。文義不順。且何取於无新主也。謂新主不可驟入廟耶。則祔祭曾入廟矣。以爲吉祭新主不當與耶。則孝子可主祭。新主乃不可與祭。是俱也。或曰。卽祭。孝子亦不與攝主耳。曰。有之。而非槩也。伊訓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。伊尹祠于先王。漢律歷志以爲太甲踰月卽位改元。逢乙丑朔冬至。越荊郊天。按世紀成湯以丁未十三年崩。當必崩於建亥十一月。商制踰月改元。故於建子十二月改元。稱元祀。適逢朔旦日至。故令伊尹攝行祠先王契以配天。見祭典此是未葬祭外神攝主之證也。晉平公葬悼公後。烝於曲沃。明曰改服行事。此葬後祭先自行之證也。朱晦庵家禮謂喪中宜倣杜元凱說。墨衰家祠行祭。而顏先生深非之。執總不祭之說甚嚴。今念族姻繁者功總之變。比有必至累歲宗廟不一血食於心忍乎。以至輕之服。廢所重之祭。於心安乎。記顏先生於王法。乾卒服總。廢家祠獻祭。塋自浙來見曰。先生誤矣。豈有以朋友逝而卻祖父食者哉。先人其恫諸。先生曰。比乃知之。儀禮朋友麻不言總。謂弔服加麻也。學記曰。師无當於五服。五服弗得弗親。師不在五服內。而朋友乃有服乎。吾悔焉。而不知卽總服亦不可廢祖父食也。按儀禮註疏。朋友皆在他鄉。祖免歸則已。若同在國。弔服疑衰。服總之弔服與總大殊矣。

然總不祭之言何也。曰。上文曾子問與祭指喪祭言。此節文連義屬。所謂已有喪服與相識之祭。亦指虞祔祭也。故孔子曰。總不祭。又何助於人。卽雜記云。父母之喪。將祭而昆弟死。旣殯而祭。若同宮則雖臣妾

葬而後祭。是遭始死之喪。卽輕如總自己喪祭且停。而況助人。非言四時常祭也。熊氏註甚明。王制曰。喪三年不祭。惟祭天地社稷。爲越紼而行事。非言終喪不祭歟。曰。又非也。喪三年一讀。言喪之三年者。不於葬前屬紼之時行宗廟祭。惟天地社稷。則越紼行之。觀下文越紼。則上文不祭者。不越紼也。非葬後執紼已畢。亦不祭也。設葬後不祭。則曰喪三年不祭。惟天地社稷祭可矣。何必專指曰越紼行事乎。至五祀葬前亦祭。不曰越紼者。鄭志答田瓊曰。五祀宮中在喪內也。曾子問。鼎俎既陳。不得成禮。一則亦有士總不祭語。乃言祭正設聞變而廢。大夫有九喪。至大功。士十一。小功總亦廢焉。非言殯葬後廢祭也。

且卽此則而觀。大夫遭齊衰大功喪。門內廢。門外不廢。士遭小功總當亦如之。而且曰於死者無服則祭。是諸喪甫聞驚悼之時。尙有不廢祭如此者。而謂殯葬後不常祭可乎。

然則如之何。曰。天子以及於士。皆葬前停祭。卒哭後凡遇常祭。請新主祔祖合食。祭畢反寢。孝子將事。素服徹殺其凶。卽虞杖不入室堂之義也。祭禮降殺。不樂不飲酺受胙。卽曾子問天子崩未殯五祀之祭不行。卽殯而祭尸入三飯。不侑酺不酢而已。自啓至於反哭。五祀之祭不行。已葬而祭祝畢獻而已之意也。況古有牲曰祭。无牲曰薦。今世士夫備牲者少。清酌庶羞。並非祭也。又何妨焉。

王帶存曰。先生乃堪容臺議禮。叔孫輩一閑耳。

吾子有志作聖。較之儕俗。視道如仇。或絕口不及者。豈不高倍屣哉。然爲賢者言。則當有進。吾子之病在心急而行緩。虛志大而實力小。以致神馳萬里。目望九千。而身祇在几席也。

吾子行緩力小。必自居曰鈍。吾以爲非僅鈍之過也。亦以忘。亦以怠。時而墮落。遂忘我爲何事。時而悠忽。遂亦苟且偷安。從前曠日不及知。卽如客歲與子別後。子任返鎮原學禮。至於今歲相見。並未聞吾子有一言及於所學之禮何如也。及問之。則諉曰。無禮書。愚前言禮。原非一端。有心禮。齊明致中。有身禮。非禮勿視。聽言動。有家禮。朔望節令。祭期忌晨。是三者。在躬行。不在考書。卽考書亦非祕奧難得者也。昨聚富平。見足下有意於兵。予因以前著集與之曰。理事有間。每日閱一二則來商。而子持去。竟連月未商。及一則也。曾記少年學數數月。茹食猶置珠盤於旁。撥計夜思及一數。輒披衣然燈捻算。問射于汪若紀。若紀言其夢中學撒放。以肘撞牀上牆。至肘破流血。大抵每一學習成。必須苦詣。未聞法宋儒專以緩步徐行。講儒者氣象。而六藝卽可就也。

且吾子之鈍。更以心急志虛累之。心急則躁且忙。精神潰散。益增其鈍。辟之路然。一人日能百里。一人能二十里。不必憂少也。人走一日。吾走五日耳。乃枕間徬徨。且愧且恨。一夜不眠。至曉疲不能興。並二十里亦息駕矣。虛志大則爲此望彼。時移時輟。自尋鈍廢。亦辟之路然。一人由水。一人由陸。苟其不懈。皆至所歸。乃曰。吾將水陸兼之。方跨騎。旋登舟。已舟騎俱嫌不調。又坐與人商而路究未行一步。謂之何哉。子爲學以尋友爲重。是也。而尋友之意則未嘗以爲我質鈍緩。如學射必得一人同居彎弓。讀書必得一

人聯席。吾伊一時數年，乃可有成。如是尋友，必難得友。何者？八歲入小學，十五入大學，成童比肩，敬業樂羣，乃有此。況今足下已四十餘，所結納年亦相似。或有官職，或有營業，或各有所學，乃足下必使其人輟衆事，而終日同攻子所學之事，其誰能之？

況孔子曰：爲仁由己，非以由人。師友特助己者耳。由之者九分，助之者一分也。若專倚師友，則己安在？如人修容整巾，束帶襪面，盛服拮据在我，而友其鑑也。未聞以鑑爲巾帶服飾也。

古人且勿論，卽如不肖，一生得力專在師友，讀書學數學射學禮學樂，皆自加攻苦，或得或疑，乃質諸人。若學不在先，將質何物？與顏先生半月一會，則將十五日所學通質之。近日樞天從遊，歷時來過，錄紙疑問至三四十則，然不能日在一處也。吾少時每聞一言動聽，見一儀可觀，必記於懷。遇海內名流，知其所長，必傾倒盡之。雖一詩一文，不輕虛擲，是以頗有積累。近見足下諸子，見人則覲其短，因棄其長，或我自爲我，縱人有佳言長技，目覩之若無覩也。心志旣已虛大，耳目又復不靈，何以集思廣益乎？

至足下云若專一學，不過一長一技之士。此言大非。一長一技，豈易能哉？卞莊子之勇，臧武仲之智，見許聖門，養由基之射，造父之御，傳名千古，祇在一長一技，不特此也。賢如由求，兵農各務，聖如禹益，水火不兼。吾子此時最宜練者刑名，而鄙視之。夫刑名鄙乎？皋陶明刑，三代畫一，蕭何造律，唐宋是規，知明處當談何容易，而以宋儒讀書觀空虛大之習小之，此見不痛洒，不能入道也。

恕谷後集卷十一

給鄭子書

五月舍親旋。問賢昆季勳定。舍親言足下規我不訂王先生集以詔後學。而自訂年譜。失緩急。且涉爲名聞之忱惕。顏先生王崑繩去後。無人大聲呵斥。故罪過增累。足下若肯時惠德音。愚劣或負疚少減矣。幸甚幸甚。但其中有不可不白者。姑強顏一道。年譜僕所閱歷。隨手訂之。無所棘難。王先生集皆須日閒心靜。考古準今。乃可從事。寒舍偏仄湫隘。又忿忿人事。不得加工探討。故尙有待。且足下亦知之。獻歲云。先生居家。難以殺青。三四月閒。春種訖。敝廬有積書可考求。先生至共爲訂正。僕時許之。祇以過潭府則費綱紀伺候飲食。故不敢直然往赴。及屆期而玉音寂然。今乃見責云云。此如兩人約同行。其一人云某日會某所。輿馬資斧盡我任。抵其期。其人不來。而寄語云。汝何坐候中途。不脂車而策騎也。至以訂譜爲近名。則更傷鄙心。顏先生四十五歲得僕。迄五十五歲。僕執贊門下。盡傳其學。今僕年五十三矣。驅車海內。一德一才。不乏往來。而全局負荷。未見其人。左右之友。惟得馮樞天與足下。樞天有志。足下能解。特樞天質魯。未克遽獲。足下又過在聰明。瞻顧未定。此外則不知肝膽向誰矣。聖道有其人。則傳之人。無其人。則書其所學。期於傳之後世。豈得已哉。且足下以爲年譜可博名乎。我欲弢之人。且彰之。我故長之人。故短之。好名者無實。且不智。僕之愚。知之久矣。惟念宋明來虛學蔓延。重惺覺不課行習。謀章句不理經猷。道

藝荒蔑。乾坤晦蝕。故爲顏先生修年譜。以見周孔學行之故迹。樞天近又爲僕修譜。習齋譜多在躬行實踐。而拙譜則多經濟作用。合而觀之。粗見聖道。故不自辭讓。遂使成之。因而訂之。且功過並載。使有志者於二仲外千里。萬里得其人觀之。去僕過而取僕功。由僕以尋習齋。由習齋以尋周孔。卽萬一當世不得其人。後世有興者如之。明道在茲。行道亦在茲。用以康濟萬物。奠安天地。非細故也。嗟乎。僕豈得已哉。虞仲翔謂生無知己。死以青蠅爲弔客。悲其語。然彼經生或未免名心也。孔孟何如人耶。而著書立言。不自沒其所學。後世卒賴之。不然。六經語孟亡。堯舜周孔今不識其名矣。三德五典之途久湮矣。孔子得賢弟子。則傳之人。人乃記孔子言行爲論語。孟子則門下無傳者。於是自作孟子七篇。自居繼往開來。以傳後世。嗟乎。孟子有名心哉。誠悲天命而憫人窮也。人者。天地之心。孟子曰。人之異於禽獸者幾希。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存之。庶民去之。其存其去。皆在明道行道而已矣。庶民僅知飲食衣室父子夫婦。而禽獸亦飲啄。亦毛羽。亦類聚。烏以異哉。日在道中。而不能明行以及人。以無負天地之心。故爲庶民也。今行道卽未可必。能遞明此道。後世必有行者。天地其位。萬物其育。王先生集猶僅一端。而年譜則論道全迹。詔傳後學。未知疇是。而校登簡冊。尙可自謀。孰緩孰急。難以區分。此墟五夜傍徨。驚心淚下。而無可如何者也。足下猶以我爲爲名哉。傷已傷已。久欲爲言以報。無便羽。九月四日積雨。乃作藁。幸足下始終成我。不宜

復惲皋聞書

廿八日。從孫女家有事。不得已往省。未有報言。正在歉仄。乃門下以大作二首偶遺補送。何其信而勇也。